

中國全史大系 第十二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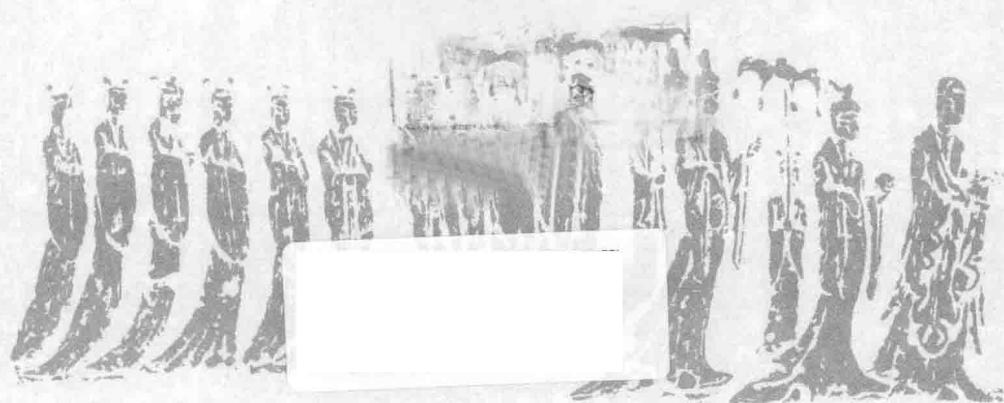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逸史

光緒日報出版社

中国全史大系

中国逸史

第三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襄阳累岁困孤城，秦养湖山不出征；
不识咽喉形胜地，公田枉自害苍生。

这首诗被贾似道所知，又将那士人搜来杀死。经这一来，再也无人敢提及襄阳两字，似道也因此二事知道难逃公议，便催促范文虎统中外诸军，往救襄阳。

范文虎带领的人马，约有舟师十万，进至鹿门，蒙古兵早已夹江列阵而待。范文虎兵抵会丹滩，忽听鼓声大震，喊杀连天，早把他吓得心胆俱碎，不及鸣鼓进攻，反命水手将坐船退后。哪知主将一经退后，众军也就相随而退，文虎见全军已退，逃得更捷速，所弃战船甲仗，不可胜计。李庭芝闻知文虎败退，上章自劾，请择贤自代，度宗不许，并令移屯郢州。庭芝探得襄阳西北有条青泥河，便在河内筑造轻舟百艘，每三舟联成一舫，中间之舟装载兵器，两旁之舟有篷无底，悬重赏募集善战能泅之士，得襄郢西山民兵三千人，以张顺、张贵为统领，两人皆有智勇，夙为民兵所推服，称张顺为竹园张，张贵为矮张。两人奉令之后，下令部众道：“此去九死一生，如有怕死的，宁可退伍，勿败我事。”三千人情愿相随，无一肯去，两张遂发令，结为方阵，用红灯为号，乘夜出江，张贵先行，张顺继进，径突重围。只见敌兵布舟蔽江，无隙可进。张顺率领善泅的兵卒，在水中斩断敌舟铁铉，凿通船底。敌舟半解地沉，不免惊乱！张贵乘势杀开一条血路，天将黎明，已达城下，城中绝援已久，闻得救兵到来，开城迎接，勇气百倍，战退敌兵，回至城内，检点人马，只不见了张顺一人。数日之后，有浮尸从上流飘下，身披甲冑，手执弓箭，直抵浮梁，遣人察看，正是张顺，身中六箭，怒气勃勃如生，军士惊以为神，结塚殓葬。张贵乃请于吕文焕道：“孤城无援，不战亦毙。我愿向范统帅处乞救。”遂募得二人，能伏水中，数日不食，怀了蜡书，泅水至范文虎军前。文虎允拨兵五千，驻在龙尾州，两下夹攻，仍命两人持书还报，张贵得报，即行东下，登舟时检点部众，缺少一人，乃是以前有罪受笞的。张贵大惊道：“我谋必为所泄，赶速前进，敌人未知，还可侥幸于万一。”哪知这个亡卒，已去报告了蒙古军。阿术派兵，先据了龙尾州，张贵前来，被他困在垓心，部众尽亡，张贵身受十创，力竭被执，不屈而死。蒙古兵将张贵之尸，舁至襄阳城下，呼守兵道：“识得矮张么？”守兵见了，不禁大哭！全城丧气，敌兵弃尸城下，文焕出城收尸，附张顺墓侧，立庙以礼二忠。此时襄阳已被围五年，樊城也被围四年了。守兵至撤屋为薪，缉关为衣，文焕每一巡城，必南望痛哭而后下，还日夕盼望朝廷救兵。贾似道也知不能隐匿，上疏自请防边，暗中去令台官，上章留己，度宗乃留似道不遣，群臣请起用高达，率兵往援，御史李旺，入见似道，亦以此为请。似道摇头道：“我用高达，如何对得起吕氏。”李旺退出叹息道：“吕氏安，赵氏危了。”似道再请户行下议会，群臣会议，监察御史陈坚等，以为师臣行边，顾襄未必及淮，顾淮未必及襄，不如居中调度，反为得当。度宗遂从其议，留似道在都，似道仍是酣歌恒舞，日夜娱乐，襄阳愈加危急。

吕文焕巡城之时，忽闻城下有人叫他姓名，急俯首看时，乃是刘整，前来劝降，文焕不与多言，暗放一箭，射中刘整右肩，幸得甲盾不入，方免受害，连退忙回，痛恨不已！蒙古将阿里海涯，曾得西域新炮法，造炮攻下樊城，此时移攻襄阳，声震如雷，城中惊惶！守卒多越城出降。刘整欲报一箭之恨，要立碎襄阳，捉拿文焕。阿里海涯道：“且慢，待我再去召降他，如投诚，何必多伤生灵呢？且彼此各为其主，将军亦不应记他之仇。”说罢，即至城下，呼文焕道：“你拒守孤城，已历五年，也可对得起宋



廷了。现在势穷援绝，徒苦城中生灵，若肯开城出降，尽赦勿治，且加拔擢，这是我主的诏命，令我口宣的，决不相欺。”文焕听了，俯首不语。阿里海涯见了，知道文焕已经心动，便与他折箭为誓道：“我若欺你，有如此箭！”文焕始答应出降，先纳管钥，次献城邑，阿里海涯入城，同了文焕出迎阿术。阿术进城，文焕交出图籍，与阿里海涯同往燕都。此时忽必烈已改国号为大元，本书以后叙述，也就称为元朝了。文焕入见元主，元主果然依照阿里海涯之言，授文焕为襄汉大都督。文焕遂献攻郢之策，愿为前驱。元主甚喜！命他暂行休息，再图大举。

襄阳已失的消息，到了临安，举朝大恐！贾似道反埋怨度宗道：“臣屡请行边，陛下不许，倘若早令臣去，何至如此。吕文焕之兄文福，现知庐州，文德之子师夔，知靖江府，皆上表待罪。当由似道庇护，概置不问。”此时朝中只知有贾似道，不知有度宗，适值有事明堂，以贾似道为大礼使，礼毕，幸景灵宫，天忽大雨，似道请度宗俟雨过，乘辂而回，度宗允诺，那雨偏不肯止，胡美人兄胡显祖，请如开禧故事，乘道遥辇还宫。度宗道：“恐贾平章未必允行。”显祖道：“这是极微细之事，贾平章亦未必介意。”度宗也觉不能忍耐，遂乘辇回宫。似道得知，立即大怒！入奉度宗道：“臣为大礼使，陛下举动不得知道，臣尚在此何用。”说着，竟大踏步出朝，向嘉会门去了。度宗惊惶万分，遣人慰留。似道不允，度宗不得已，削胡显祖官爵，似道还不肯允，定要去了胡美人。度宗只得挥泪下诏，夺胡美人命妇诰，送往妙静寺，削发为尼，似道方才回来。后人诗咏此事道：

乘辇何妨可事神，要将喜怒任权臣；
六宫歌管春风夜，萧寺焚香拜美人。

似道于襄阳失后，又上言：“时势如此，非臣上马驱驰，联络情势，将来恐不堪设法。”度宗道：“师相岂可一日离朕左右。”似道又请设机速房，借革枢密院泄露军情，及稽迟边报之弊。又诏令中外大小臣僚，密陈攻守事宜。虽有人应诏上言，皆为似道所阻，不能进陈御览。此时陈宜中已官给事中，弹劾范文虎，说襄樊失守，皆文虎畏缩所致，请斩首以申国法。似道不允，但降文虎一官，调知安徽府，反将李庭芝罢职，任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，赵潜为沿江制置使。为赵潜葵之子，监察御史陈文龙，上言赵潜少年昧事，不足胜专阃之任。似道大怒！立将文龙斥退。后又任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。夏贵为淮西制置使兼知庐州。陈奕为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。陈奕毫无知识，谄事似道的工陈振民，称之为兄，遂得夤缘干进，掌握重兵。咸十年，似道母胡氏病歿，归越治丧，诏用天子卤簿送葬，筑墓如山陵体制，百官奉命丧事，皆立于大雨之中，自朝至暮，不敢易位。葬事甫毕，即起复入朝。不到数月，度宗驾崩，遗诏命皇子显即位。总计度宗在位十年，年三十五岁。度宗为太子时，即以好色著闻，尝设春夏秋冬四夫人，轮值书阁。即位之后，广选女子，充塞后廷，有职位的，不计其数。建一亭，名为“别是一家春”，当时人士，皆说亭名不是佳讐，后果为元所灭。向例天子召幸妃嫔，次日必赴专门谢恩，书明日月，度宗时，每日谢恩的妃嫔，由专门赞拜，多至三十余人。其好色实为古所少有，所以年方逾壮，便即崩逝。后人诗咏此事道：

不奉军容主其美，香篝犹在夜长时；
专门赞拜尽宫嫔，花外流莺误达晨。

春夏秋冬画日月，酿成别是一家春。山空回廊绕萝山，窗一带
木香紫，翡翠窗五叶未开央，出翠色青，雨不里百枝，秀翠凝碧，板窗湖水等翠重深

皇子照唵为全皇后所生，庶兄名是，年纪较长，群臣以时局岌岌，议立长君。贾似道力立幼主，方可擅权，故力主以嫡子嗣位，群臣不敢多言，遂奉皇子玠即位，谢太后临朝听政。封兄唵为吉王，弟岬为信王，命贾似道独班起居，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全皇后为皇太后，追尊大行皇帝庙号为度宗，尚未改元。元主忽必烈，已命诸将大举南下，历数贾似道拘使败盟的罪状。其谕道：

自太祖皇帝以来，与宋使介交通。宪宗之世，朕以藩职，奉命南伐，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，请罢兵息民，朕即位之后，追忆是言，命郝经等奉书往聘，盖为生灵计也，而乃执之，以致师出连年，死伤相藉，系累相属，皆彼宋自祸其民也。襄阳既降之后，冀宋悔祸，或起令图，而乃执迷，罔有悔心，所以问罪之师，有不能已者。今遣汝等水陆并进，布告遐迩，使咸知之，无辜之民，初无与焉，将士毋得妄加杀掠，有去逆效顺，别立奇功，验等第迁赏，其或固拒不从，乃逆敌者，俘戮何疑。

此谕下后，任命两个大元帅，一个是史天泽，一个是伯颜（巴延）总制诸路兵马，以降将刘整、吕文焕为向导，发兵二十万南下。

宋廷此时，小儿为帝，妇人临朝，知道什么军国大事。那贾似道仍是歌舞河山，粉饰太平。京湖制置使汪立信，闻得元朝出兵的消息，不禁忧愤交并。遂上疏道：

今天大势，十去八九，而君臣宴安，不以为虐，夫天之不假易也，从古已然，此诚宜上下交修，以逆续天命之机，重惜分阴，以趋事赴功之日也，而乃酣歌深宫，啸傲湖山，玩岁愒日，缓急倒施，卿士师非度，百姓郁怨，欲上以求当天心，俯遂民物，拱揖指挥，而折冲万里者，不亦难乎？为今日之计者，其策有二，夫内郡何事乎多兵，宜尽出之江山，以实外御。算兵帐，现兵可七十余万人，而沿江之守，则不过七千里。若拒百里而屯，屯有守将，十屯为府，府有总督，其尤要害处，辄三倍其兵，无事则屯舟长淮，往来游邀，有事则东西齐奋，战守并用，刁斗相闻，馈饷不绝，互相应援，以为联络之固，选宗室大臣有干用者，立为统制，分东西二府，以莅任之，成率然之势，此上策也。久拘聘使，无益于我，徒使敌得以为辞，请礼而归之。许输岁币以缓归期，不二三年，边运稍休，藩垣稍固，生兵日增，可战可守，此中策也，二策果不得行，则天败我也，衔璧舆榱之礼，请备以俟。

贾似道最恼的是谈论防御，最怕的是奏报军情，有的犯了这两桩忌讳，恨不能立刻把他处死。当下汪立信的表章到了临安，似道见了，怒掷于地道：“这瞎贼敢来妄言么？”原来，汪立信一目微眇，故似道称为瞎贼。当即罢立信职，以朱祀孙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，元兵渡河，将至郢州，史天泽以疾北返，诸军尽归伯颜节制。伯颜分大军为两道，自与阿术由襄阳入汉济江，令吕文焕率舟师为先锋，别令博罗懽由东道取扬州，监淮东兵，由刘整率骑兵为先锋，伯颜又将自己统带之军，分为三道：索多

带一路，由枣阳哨司空山；翟招讨带一路，由老鸦山掠荆南；伯颜自率大队，与阿术、张宪范等水陆并进，旌旗延袤，数百里不断，直趋郢州。此时宋廷连接警报，张世杰败退，边居谊自焚，郢州、鄂州，次第被陷，所恃以督军的，只有范文虎、李庭芝二人。文虎降元，庭芝屡战失败。伯颜令阿里海涯，率四万人守鄂，尽规取荆、湖；自与阿术领兵南下，直捣临安。宋廷闻报大惊！召集群臣会议，群臣皆属望于贾似道，共请师相督，便是三学生也是这般说法。宋廷：究竟该委南宋皇行大督军，还是该委贾似道未知贾似道敢去督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系

宋廷：究竟该委南宋皇行大督军，还是该委贾似道未知贾似道敢去督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宋廷：究竟该委南宋皇行大督军，还是该委贾似道未知贾似道敢去督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宋廷：究竟该委南宋皇行大督军，还是该委贾似道未知贾似道敢去督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宋廷：究竟该委南宋皇行大督军，还是该委贾似道未知贾似道敢去督军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文天祥倡议浮海
谢太后举国降虜

却说伯颜引了大军，势如破竹，直趋临安。宋廷闻报，召群臣会议，束手无策，大众皆请贾师相督师退敌。似道至此，也无法推诿，只好应允。遂下诏命似道都督诸路军马，开府临安，用黄万石等参赞军机，所辟官属，均得先命后奏。在封樁库中，拨金十万两，银五十万两，关子一千万贯，充都督府公用。王侯邸第皆令捐助军饷，并核僧道租税，收来作饷，一面诏天下勤王，其时已是咸淳十年的暮冬时候，似道在葛岭私第与妻妾们围炉守岁，还是花团锦簇，珠围翠绕，十分快乐！次日为帝唵即位第一个元旦，改元德祐。宫廷里面，仍是循例庆贺。到了晚间，即有惊报前来，元兵已入黄州，沿江制置使陈奕出降，元令为沿江都督。其子岩，守江东州，也随父投降。知蕲州管景模，又遣人往迎元兵。似道闻报，方才有些着急！忙召吕师夔为参赞都督府国事。师夔不肯受命，与江州钱真孙，迎降元兵，伯颜命师夔知江州。师夔于庾楼，特设盛筵，宴请伯颜，且献宗室女两人侑酒。伯颜至，见有二美人侍宴，不禁怒道：“我奉天子之命，兴仁义之师，问罪宋朝。你怎么用女色蛊惑我呢？”说罢，饮酒一杯，径自跨马而去。师夔甚觉惭愧！暗中连呼晦气。贾似道在临安闻得吕师夔又复降敌，急得不知所措，忽报刘整病死，似道大喜道：“刘整既死，敌失向导，此天助我成功也。”遂上表出师，抽诸路精后十三万人从行，金帛辎重，不可胜计，皆装载船中，舳舻相衔，一百余里。到了芜湖，遣人通问吕师夔，请调停和议，师夔不答。夏贵引兵来会，于袖中出一书，指示似道道：“宋历只有三百二十年。”似道也不开口，低头叹了一口气，心知夏贵也不可恃，即起用汪立信为江淮招讨使，令就建康募兵。立信闻命，即日启行，至芜湖与似道相见。似道抚立信之背道：“当日不用公言，以致如此，今将若何措置？”立信道：“现在更有何策，寇已深入，江南无一寸干净土，立信此来，不过要寻一片赵家土地，拼却一死，死要死得分明，始不失为赵家臣子。”似道甚为怀愧。勉强对答了几句话，立信告别而去。似道又令宋京至元军，请称臣奉币，如开庆原约。伯颜答书道：“我军未渡江时，尚可议和入贡，今沿江州郡，皆为我有，还有什么和议可言，必欲求和，请自来面议。似道得书，正急得无可奈何，忽报元兵又进陷池州，知州王起宗遁去，通判赵卯发全家死节。似道只得简选精锐七万余人，尽属孙虎臣，令截击元兵，又令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，相继而进，自率后军驻于鲁港，作为后应，虎臣军中，携一爱妾，时刻不离，至是亦令乘舟随行。刚至池州下流丁家洲，遥见敌兵，即列舟对垒。伯颜用大炮轰击中军，弹火喷射，所至披靡，虎臣大为惊惶！阿术复率划船数千，乘风直进，呼声震天地。宋军先锋姜才，正在拼命死战，虎臣心惊胆战，忽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系

然跳至姜才船上，部众顿时哗噪：“步帅逃走了。”全军大乱。夏贵因虎臣新进，权出己上，已是袖手观望，此时不战而溃，自乘小舟，掠似道坐船而过，大呼道：“彼众我寡，势不可挡，师相速自为计。”似道大惧！忙鸣金收军，舳舻播荡，忽分忽合。阿术乘机横扫，伯颜指挥步骑夹岸助攻。宋军不死于刀剑之下，即死于江水之中，江水为之尽赤，所有军资器械，一概为元兵掠去。似道奔至珠金沙，夜召夏贵等议事，孙虎臣也逃了来，顿足大哭道：“我军无一人用兵，如何是好？”夏贵冷笑道：“我从前与他血战，倒也有几次了。”似道便问为今之计，如何才好？夏贵道：“诸军胆落，不堪再战，惟有速入扬州，招集溃兵，迎驾海上，我当死守淮西。”言毕，解舟自去。似道与虎臣，单舸奔往扬州。次日，见溃卒蔽江而似道令队目登岸，扬旗招集，皆不见应，甚至有出言谩骂的，似道无法可施。镇江、宁国、隆兴、江阴的守将，均弃城而去。太平、和州无为军又相继降元。饶州被陷，知州事唐震，合家殉难。前宰相江万里，自投水中，其子镐等，亦依次投入，积尸如叠，似道上书请迁都，太皇太后不许。殿帅韩震，复以为请，乃下宰臣集议。左丞相李燾主张固守，为韩震等反对，遂遁去。后经三学生上书谏阻，因即罢议。再诏令各路勤王，先是勤王诏下，诸将皆观望不前，只有李庭芝遣兵入援，此时又来了个张世杰。参政陈宜中，疑世杰由元军来归，将其部下尽行易去，另调新军，归世杰统带。江西提刑文天祥、湖南提刑李芾，亦引兵入卫。但是大局已坏，虽有一二忠义之士，奋身为国，也无可挽回了。右宰相章鉴，托故径去，进陈宜中知枢密院事。伯颜进兵建康，汪立信自别似道，向建康进发，见守兵皆溃，四面都是北兵，遂折回高邮，意欲控引江汉，作妙后图。闻得似道师溃，江汉州郡，望风出降，不禁长叹道：“我今日犹得死在宋土了。”乃致酒与宾僚诀别，自作表报谢三宫，并与从子书，嘱以后事。夜半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握拳击案，以致失声三日，扼吭而死。伯颜至建康，立信爱将金明，携立信家人走避，有以立信三策，陈告伯颜，请戮其妻孥。遂访求立信家属，衄以金帛。伯颜既入建康，又遣兵四出，收降了广德军。似道穷迫无计，只得缴还都督印，陈宜中问堂吏翁应龙，似道现在何处？应龙回称不知。宜中疑其已死，上疏乞诛似道。太皇太后谢氏道：“似道历事三朝，不忍以一朝失算，即置典刑。”乃诏免似道平章都督，援为醴泉观使，凡从前所行诸弊政，一概罢除，将公田给还田主，令率租户为兵，放还贬谪诸人，并复吴潜向士璧等官阶，刺配翁应龙于吉阳军，贬廖莹中、王庭。刘良贵、陈伯大、董朴等官。未几，三学生及台谏待臣，又交章请诛似道，太皇太后还不肯从，似道又上疏乞保全，且言为夏贵、孙虎臣所误。有诏令李庭芝资遣似道归越，守丧终制，似道还留在扬州，不肯归去。王燾又上疏论似道，既不死忠，又不死孝，乞严加谴责，颁诏诘责，似道始返绍兴。绍兴守臣闭门不纳，王燾又入陈太皇太后道：“本朝权臣稔祸，从无如似道这样厉害的。搢绅草茅，迭经弹劾，陛下皆不允行，如此不恤人言，将何以谢天下。”太皇太后始道降似道三官，居住婺州。婺州人民，闻似道到来，争作露布，驱逐出境，不准逗留。监察御史孙嵘叟等，又上言罪重罚轻，乃流窜至建宁府。国子司业方应发。中书舍人王应麟，请授诸四裔，以御魑魅，且请重惩奸党，以申国法。又下诏斩翁应龙，籍其家产。廖莹中等除名，窜逐岭南，谪似道为高州团练使，安置循州，籍产没官，荣王与芮此时晋封福王，深恨似道，募人为监押官，欲与途中除之。会稽县尉郑虎臣，自请于福王与芮，愿充监押官。你道郑虎臣为何自愿请行呢？原来虎臣之父为似道所陷，刺配远方。虎臣久欲报仇，遇到这个机会，所以请行。遂去押解似道启行。似道正寓居建

宁府开元寺内，还有侍妾数十人。虎臣命将侍妾逐去，即促似道长行，命舆夫撤去舆盖，曝行秋日中，且编唱杭州俚歌，教舆夫高声歌唱，屡呼似道姓名以辱之。一日，行抵一古寺，壁上有吴潜南行时所题诗句，虎臣故意指着问道：“贾团练，吴丞相何以至此？”似道怀惭不能回答。未几，舍舟登陆，行次剑州黯淡滩，虎臣又令似道观水道：“此水甚清，可以就死。”似道道：“朝廷并未有诏令我就死了。”到了漳州木棉巷，虎臣道：“我为天下除奸贼，虽死无恨。”遂于似道登厕时，拉其胸，折骨而死。似道既死，漳州守经纪其丧，讲富民所蓄油杉以之为棺，初时签书枢密院事林存儒，为似道所倾，南窜至漳州而死。林氏子孙闻得油杉甚佳，欲制棺以为殓，后因价值过巨，无力购置，忿然对富民道：“你可好好收藏，留于贾丞相自用。”此时竟用此杉，以殓似道，也可谓奇事了。后人有诗咏似道道：

南荒一逐使人愁，林氏油杉早见收；

迁客墨痕萧寺壁，相逢生怕唱杭州。

先是似道当国，尝梦金紫人引一客至，对他说道：“此人姓郑，能制公命。”其时内侍郑师望宠幸用事，似道疑及师道，因借他事，勒令外窜，岂知死于郑虎臣之手。又有临安梢人，泊舟苏堤，方当盛暑，卧于舟尾，中夜不寐，忽见三人长不满尺，聚坐沙州，一人说道：“张公到了，将奈何？”一人道：“贾平章非仁者，决不相恕。”又一人涕泣道：“我固无生望了，你们还可以见他败亡。”三人泣逾时，入水而没。次日，渔人张公，获一鳖，径逾二尺，纳之葛岭私第，似道烹而食之，未及三年，似道即败。当似道极盛之际，尝发愿斋云水千人，施斋数日，其额已足，最后有一道士，衣衫褴褛，踵门求斋。主其事者，以千人之数已足，不肯放入。道士坚求不已，不得已，在门房施与一斋。道人食罢，复其钵于案上而去。众人尽力移钵，分毫不动，大为诧异！启于似道，尚不相信，亲往观看，举手揭之，随腕而起。内有诗二句道：

得好休时便好休，收花结子在漳州。

似道见了，方知真仙降临，深悔当面错过，未能详问休咎。惟这两句诗经门客等多方猜测，终不能解。后来似道死于漳州木绵庵，始知此两句，实预示似道身死之地，可见世事，皆有定数。

似道死后，宋廷以王爚平章国事，陈宜中、留梦炎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宜中在太学时，曾与黄镛等纠劾丁大全，编管远州，当时曾为六君子。后来大全被斥，宜中释回，夤缘似道，得居显职。及似道芜湖战败，逃居扬州，宜中疑其已死，故奏请惩似道罪，此时又因郑虎臣擅杀似道，捕之下狱，置于死地，复请许似道归葬，赐还田庐。太皇太后只道他存心忠厚，事事依从，哪知他竟是似道一党呢？宋廷又命张世杰，总都督府诸军，分道拒元。无如元兵日逼近，临安一日数惊，同知密院事曾渊子等数十人，竟相率遁去。签书枢密院文及翁，同签书院事倪普，故意令台官劾论自己过恶，章未及上，已迫不及待，出关潜逃，想继而遁者，日有数起。太皇太后闻知，特下手诏，戒饬群臣道：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事

我朝三百余年，待士大夫以礼，吾与嗣君，遭家多难，尔大小臣工，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，内而庶僚，畔官离次，外而守令，委印弃城，耳目之司，既不能为吾纠击，二三执政，不能倡率群工，方且表里合谋，接踵宵遁，平时读圣贤书，自许谓何？乃于此时，作此举措，生何面目对人，死亦何以见先帝。天命未改，国法尚存，其在朝文武官，并转二资，其畔官而遁者，令御史台觉察以闻，量加惩谴。

手诏虽下，朝内百官，潜逃的尚日有所闻。最可笑的是边廷守将，时势危急至此，他们还擅杀元朝使臣。元礼部侍郎廉希贤、工部侍郎严忠范，赍奉国书赴宋，行至独松关，守将张濡，令部兵袭杀忠范，执了希贤，送往临安。希贤受创，死于道中。宋廷知道惹祸，忙遣使往告元军，戕使之事，实系边将所为，朝廷并不知道，当依法加诛，乞贵国修好罢兵。伯颜又令议事官张羽，偕宋使回临发，道出平江，又为宋将杀死，伯颜愈加发怒！遣兵四出，收降常州，攻入岳州，陷了江陵。京湖宣抚使朱祀孙，副使高达，均降于元。元将阿里海涯，命祀孙移檄部属，谕令授诚。于是湖北州郡，相继出降，荆南已为元有，伯颜无西顾之忧，安心东下，直至真州，先遣弁目李虎，携书扬谕降。制置使李庭芝，斩使毁书，令统制姜才出战。姜才胜敌于三里沟。宋将刘师勇，又收复常州，兵威稍振。张世杰召刘师勇、孙虎臣等大集舟师，为扬州声援，又为元兵所败，廷臣复发生意见。先是平章王爚上言。陈、留二相，宜出一人督师吴门，为陈宜中所阻。至是因世杰兵败，愤而求去，太皇太后不许。京学生刘九皋，又上言陈宜中误国，不亚于贾似道疏人不报。宜中悻悻而去，太皇太后自作手书，命宜中母杨氏，促其速来。宜中乃请以祠官人侍，进拜醴泉观使，以文天祥知平江府，李芾知潭州。文天祥上疏请建四镇，留梦炎、陈宜中以为迂阔难行，置之不答。天祥叹息而去。伯颜分兵三路，水陆并进，期会临安，常州复陷，江西诸州郡尽失。元兵至独松关，守将张濡遁去，元兵长驱入关。宋廷大惧！促文天祥入卫，天祥与张世杰计议，以为淮东坚壁，闽广全地，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，命淮师截敌后路，国事尚可有为。世杰深然其计，入奏朝廷，陈宜中谓工师务宜慎重，又不允行，左丞相留梦炎，不告而去，宜中没有他法，只有求和一策，命工部侍郎柳岳，至元军通好。柳岳见了伯颜说道：“嗣郡冲幼，尚在衰经，古礼不伐丧，贵国为何兴师。况前此背盟，悉出贾似道一人，今似道伏诛，贵国亦可恕罪了。”伯颜道：“汝国戮我行人，所以兴师问罪。从前钱氏纳土，李氏出降，皆是汝国旧例。况汝国得于小儿，失于小儿，天道好还，何必多言。”柳岳无言可对，只得退回，宜中又令宗正少卿陆秀夫、兵部侍郎吕师孟与柳岳再往元军，情愿称侄，或称孙乞和，伯颜仍旧不许。秀夫等还报，宜中又奉准太皇太后，奉表求封为小国，再遣柳岳奉表，前往元军，行抵高邮稽家庄，为土民所杀。元兵逐步进逼，好容易过了残年，已是德祐二年了，忽接湖南警报，潭州已失，湖南镇抚大使兼知州事李芾死节，临安戒备益严，讹言益甚，百官又相率逃去。一日，帝临朝，文班只得六人。未几，嘉兴府又降于元，安吉州又复输款。太皇太后泣道：“苟存社稷，称臣亦不足惜。”乃命监察御史刘岂赴元军奉表称臣，上元主尊号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，乞存境土，聊奉宗社。伯颜不允，必欲宋君臣出降。刘岂还报，太皇太后召群臣会议。文天祥请命吉王、信王出镇闽广，徐图恢复。乃封吉王昀为益王，出判福州，信王昺为广王，出判泉州。次日，伯颜兵抵皋亭山，前锋直至临安府北新关，文天祥、张世杰请三宫入海。陈宜中以为危，竟劝太皇太后，遣监察御史杨应奎，赍传国玺及降表，往



第八十二回

二帝归魂空支残局 三忠殉国结束全书

却说谢太后命吴坚、贾余庆、家铉翁等，往元为祈请使，先往见伯颜，伯颜引文天祥一同列座。贾余庆语多谄谀，天祥斥其卖国。吕文焕从旁解劝，天祥离座，指着文焕说道：“君家受国厚恩，不思图报，合族为逆，尚有何言。”文焕惭不能答，伯颜遂拘住天祥，令他随吴坚等北去，一面进驻钱塘江沙上，钱江本有大潮，每日两至，太皇太后于宫中焚香祝道：“海若有灵，当令波涛大作，将元兵一扫而空。”哪知，江潮竟三日不至，临安人士皆以为天竟，不胜嗟叹！伯颜乃建大将旗鼓，入临安城，率左右翼万户巡城，观潮于浙江，又登狮子，云峰，览临安形胜。后人诗咏此道：

金堤海波颓，祝拜宫中香未灰；
茄鼓满城驰铁骑，伯颜江上看潮回。

伯颜又闻得益王、广王已出临安，命范文虎率兵南追。驸马都尉杨镇闻元兵来追，遂与二王作别道：“臣不能保护殿下前去了。”即驰还临安，途遇文虎，问二王何在？回言已经就镇。文虎遂执杨镇还报，适福王与芮，自绍兴而来。伯颜婉言抚慰，令随帝及全太后，北往元都，并遣使入宫宣诏，免牵羊系颈之礼，遂劫帝、全太后、福王与芮。沂王乃猷、度宗母、隆国夫人黄氏、驸马都尉杨镇等一概北行，惟太皇太后谢氏，以年老多病暂时免行。及至燕都，帝唵入见，元主怜其年幼无知，封为瀛国公。全太后自请为尼，令出居智正寺，后又命帝为僧。帝唵其时年公六岁，后竟终于北漠。谢太后在临安数月，被元兵昇往燕都，降封寿春郡夫人，过了七年方歿。当帝北唵去时，知信州谢枋得，为元兵所逐，逃至建宁山中，江东陷没，制置使夏贵，又以淮西降元，惟淮东、真、扬、泰诸州尚称宋土。李庭芝、姜才、苗再成等，死守勿去，恰值文天祥北行至镇江，与幕客杜浒等十二人，乘夜逃入真州，与苗再成共谋恢复。天祥致书李庭芝，令他同时举兵扼敌归路，不意庭芝误信溃卒之言，说是元遣宋丞相说降真州，庭芝因疑天祥有诈，密嘱再成，速杀天祥，再成不忍下手，给天祥出城，始将庭芝书与览。天祥大愤！欲往扬州自诉，及抵城下，闻门卒宣言，制使捕文丞相甚急。天祥知不可入，变易姓名，沿东入海，途中饥寒交迫，卒得樵夫相救，携往高邮，稽家庄民嵇耸，迎至家内，送他到泰州、遂泛海入温州，访求二王所在。闻得益王，已自立于福州，改元景炎，乃赵福州。原来益王昀与广王昺南行，由生母杨淑妃及淑妃弟亮节，昺生母俞修容、修容弟如珪，宗室秀王与晁，拥护同行。途中为元兵所迫，徒步匿山中

七日，幸有统制张全，引数十骑卫，乃同情温州。宋臣陆秀夫、苏刘义等亦接踵而至。因议召陈宜中于清澳，张世杰于定海，二人奉诏偕来。国奉益王昀为都元帅，广王昺为副元帅，发兵除吏，以秀王与昀为福建察访使，先入闽中，抚吏民，谕同姓，檄召路忠议，同谋恢复，闽人颇多响应。于是诸臣奉二王至福州，立益王昀为帝，改年号为景炎元年；尊杨淑妃为皇太妃，同帝听政。遥上帝唵尊号为恭帝，加封广王昺为卫王；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；李庭芝为右丞相；陈文龙、刘黻参知政事；张世杰为枢密副使；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；苏刘义主管殿前司；命旧臣赵晋、傅卓、李班、翟国秀等分道出兵，改福州为福安府，温州为瑞安府，循例大赦。是日有大声出府中，众皆惊仆。过了几天，文天祥来见，廷议以李庭芝扼守淮东，不能至闽，右相尚虚席，应授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天祥不善陈宜中，固辞不受，遂改为枢密使，同都督诸路军马。天祥请还温州，借图进取。陈宜中欲倚仗张世杰，收复两浙，自盖前愆，命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。西路由吴浚克复南丰、宜黄、宁都三县，翟国秀进取秀山，傅卓至衢，信诸民亦多响应，元遣唆都拔婺州，进陷衢州，故相留梦炎降元。唆都进兵，杀败吴浚，翟国秀不战而遁，傅卓降元。还有广东经略徐直谅，已遣部将梁雄飞，输款元军，元将阿里海涯，命雄飞为广东招讨使，任循广东。益王即位，檄至广州，直谅遂拒绝雄飞，雄飞竟引元兵攻入广州，直谅遁去，全城皆降。江西、广东又遭失败，李庭芝与姜才，协守扬州。元将阿术，屡攻不下，阿术乃遣兵守高邮，宝应阻绝扬州饷道。未几淮安、盱眙、泗州皆以粮尽出降。庭芝还力战不屈，粮尽继以牛皮糲糲，甚至兵民易子而食，尚无叛志。适值福州使命召庭芝为右相，庭芝乃令副使朱焕守扬州，自与姜才引兵七千，赴泰州，不意庭芝之出，朱焕已献城降元。阿术分道追庭芝，庭芝驰入泰州。泰州裨将孙贵、胡惟孝，开门出降，姜才因背上生疽，不能迎战，庭芝急投莲池，水浅不死，与姜才皆为元兵所执，送往扬州。阿术责二人不早被降，姜才愤怒斥道：“我是第一个不降，要杀就杀，何用多言。”遂大骂不止。阿术还爱他才勇，不忍即杀，那没良心的朱焕人言道：“扬州自用兵以来，积尸满野，皆姜、李二人所为，不杀何待。”阿术乃将李庭芝、姜才一同杀死。扬州人民莫不哀悼！

元兵又转下真州，赵孟锦、苗再成均死于难，淮东州郡尽为元有！元又命阿剌罕、董文炳、忙兀台、唆都等，引舟师出明州。搭出、李恒、吕师夔引骑兵出江西，水陆并进，分循闽广。复檄阿里海涯，略广西，先是东莞民恣飞与宋制置使赵，攻入广州，逐元降将梁雄飞、熊飞进取韶州，新会令曾逢龙率兵来会。元吕师夔，越梅岭至南雄，赵令曾逢龙与熊飞迎战，逢龙败死，熊飞走入韶州，守将刘自立以城降，熊飞投水死。赵遁去，不知所至。元阿剌罕、董文炳入处州，宋秀王与出兵浙东，战败被杀。元兵长驱至建宁府，执守臣赵崇钜，福州震动。陈宜中、张世杰急备舟，奉帝昀与杨太妃、卫王昺乘舟西行，福州遂陷。帝至泉州港，招抚使蒲寿庚迎谒，请就州治驻蹕。张世杰以为非计，遂取寿庚舟西行，寿庚深为怨恨！竟将泉州城内皇亲国戚，搜杀多人，举城降元。阿剌罕遂进取兴化军，遣人劝未参政，知兴化军事，陈文龙出降，文龙斩其使，出战被执。阿剌罕仍劝其降顺，文龙以手指腹道：“此中皆节义文章，如何能为你所胁迫。”遂械送杭州，文龙绝食而死。元将阿里海涯入广西。知邕州马瑗，屯兵静江，前后数十战，死亡相藉。阿里海涯遣使谕降，并以无主诏谕，授为广西大都督，马瑗斩使毁书，誓不肯宋。阿里海涯督众力攻，城破之后，马瑗犹率死士巷战，臂伤被获不屈被害，头已落地，尸尚奋起，逾时乃仆，兵民皆为坑死。元兵遂尽取广西诸州郡。那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系

时文天祥尚奔走汀漳，想由江西进兵，即从梅州出兵，克会昌，下云都，使赵时赏等，分道取吉、赣诸县，进围赣州，天祥自居兴国县，指挥调度。广东制置使张镇孙又克复广州，张世杰奉帝昀至潮州，复远军讨薄寿庚，传檄诸路，取邵武军，夺兴化军。淮人张德兴、傅高，又用景炎年号举民兵入黄州，下寿昌军。四川制置副使张钰，自合州进兵，规复泸涪等州，一隅残局，大有光复的景象。其时元请王昔里吉，叛于北平，元主调回诸将，改图北方，所以宋人乘机进兵，克复各处。未几，伯颜即讨平了昔里吉，又命搭出、品师夔、李恒等率步兵出大庾岭，忙兀台、唆都、蒲寿庚、刘深等率舟师下海，追赶二王。李恒引兵至兴国县，袭击天祥，天祥不意元兵忽至，与战失利，出走永丰。守将邹凤兵溃，改趋方右岭，元兵已是追及，部将巩信、张日中等战死，余卒尽溃，天祥妻欧阳氏，二子佛生、环皆为元兵所掳，天祥几为所及，幸赵时赏坐肩舆后行，元兵问其姓名，时赏诡称姓文，追兵疑为天祥，拘之而回，天祥始得与长子道生，及杜浒、邹凤等奔循州。李恒拿了赵时赏，令俘卒辨别，方知并非天祥，时赏不屈而死。李恒送天祥家属北上，二子病死于道中。元将唆都救泉州，张世杰解围而去，邵武、兴化复陷。唆都取漳州，至惠州，与吕师夔会合，趋广州，张镇孙以城降元，淮西义民张德兴、傅离，亦皆败死。四川制置副使张钰，亦于景炎三年，为元兵所获，解弓弦自缢死，诸州复失。各路来兵尽皆败复，只有张世杰一军奉了帝奔至浅滩，又为刘深追及，趋避秀山，转达并澳，忽遇狂风，将帝坐船掀翻海滩，连忙救起，已是半死半活，几日不能出声。张世杰因元兵追来，欲奉帝昀赴占城，陈宜中话名先往招谕，竟自一去不返。帝昀行至崑州，遂以疾崩，年止十一岁，也算做了三年的皇帝。群臣皆要散去，陆秀夫道：“古人一城一旅，犹可中兴，现在百官有司悉具，士卒尚有数万。度宗皇帝尚有一子，竟可嗣立。天意若不绝宋，尚可恢复。”群臣仍共立卫王昀为帝。适有黄龙现于海中，遂改元为祥兴，升崑州为翔龙县，乃由杨太妃听政。都统凌震、转运判官王道夫又克复广州。张世杰择得广州外海的山，以为天险可恃，即奉帝驻蹕于此，令士卒入山伐木，筑行宫军屋千余间，以便居住，即葬帝昀于山厓，号为端宗，进陆秀夫为左丞相。秀夫尚日书《大学》章句，训导帝昀。

文天祥收拾散兵，奉母与弟，同出海丰，至丽江浦，上表山，自劾兵败江西之罪，有诏加文天祥少保衔，封信国公，张世杰为越国公，湖制置使张烈良等也起兵响应，厓山、雷琼、全永与潭州人周隆贺等十二人，亦同时举义。元主乃命张宏范为都元帅，李恒为副，再下闽广。又促阿里海涯速平湖广。阿里海涯兼程至潭州，周隆贺等十二人不及防备皆为所害，张烈良亦战死，进掠海南。宋琼州安抚使赵与络，逆战白沙口，为州民执降元军，被磔而亡，海南一带，遂为元有。李恒由梅岭攻广州，凌震、王道夫屡战皆败，遂奔山。张宏范从海道进攻漳、潮、惠三州。文天祥屯兵潮阳，邹凤，刘子俊剿海盗陈懿、刘兴。陈懿被诛，刘兴引元兵入潮阳，天祥与部下走海丰。母与长子皆已遇疫而亡。天祥尚始终要想复来，行至五岭坡，方才造饭，元先锋张宏正引兵追到，众尽逃散，仅余天祥，邹凤、刘子俊、杜浒等数人被执往元营。天祥吞脑子不死，邹凤自刎。刘子俊欲脱天祥，说天祥是假的，自己方是真文天祥，彼此互争，后由俘卒辨别真假，子俊以欺诳受烹，杜浒不食死。宏正执天祥至潮阳见宏范，左右叱天祥拜谒。天祥毅然不屈。宏范亲为天祥解缚，待以客礼。天祥请死，宏范不许，令居舟中，几天祥族属被俘，皆令与天祥同处一舟。天祥还想忍辱恢复，所以不死，在舟中居住，满腔悲愤，尽付诗歌。宏范又令天祥作书，招降张世杰，天祥不从。宏范

固令作书，天祥乃书其诗句道：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宏范付之一笑，乃进兵攻厓山。张世杰联舟为垒，结大舶千余，作一字陈，碇泊海中，四周起楼棚，奉帝居于中，为必死计，将士皆以非策。世杰叹道：“频年航海，何时得了，不若拼死一战，胜则国家之福，败则君臣同尽罢了。”厓山两门对立，北面水浅舟不得进。宏范乃绕大洋，由南面入攻，世杰之舟坚不可动，宏范遂用茅茨沃油，乘风纵火，世杰早有防备，舟上尽涂水泥，火不能燃，宏范无法，只得令人对宋军道：“你们陈丞相已走，文丞相已擒，尚欲何为？”宋军不答。宏范以舟师据海口，断宋军樵汲之道，宋军坐困。李恒又引兵来会，宏范令守北山，自分部下为四军，传令诸将，宋军舫舟山，潮至必遁，宜乘潮进攻，闻我作乐出战。祥兴二年二月六日，早潮骤涨，李恒先以舟师进攻，世杰率兵死战，相传至午，胜负未分，忽闻乐志大作，宏范之军又至，两下夹攻，宋军大败，旗靡墙摧，波荡舟摇，翟国秀、凌震等，皆降于敌，世杰犹死相争，直至日暮，风雨大作，昏雾四起，咫尺风不辨，料知大事已去，遂与苏刘义断缆出港，引了十六舟而去。陆秀夫在帝舟上，见诸船相连，知难逃脱，即对帝道：“国事至此，陛下当殉社稷，勿以德皇帝之继，再去屈辱虏廷。”即负帝，同沉于海。后宫请人从死者不知其数。杨大妃闻帝已死，大哭道：“我忍死至此，只为赵氏一块肉，今还有什么盼望呢”也投海而死。世杰舟至海陵山下，飓风大作，将士皆劝登岸，世杰仰天祷祝道：“我为赵氏，已力竭了，一君亡，又立一君，今又亡，我尚不死，还望敌人退后，别立赵氏以存宗社。今风潮若此，想天心欲亡赵氏，不令我再生了。”祷罢，风浪益大，竟覆世杰舟，溺海而亡。苏刘义道出海洋，为下所杀。文天祥被执至燕京，越三年，受刑于柴市，又越七年，谢枋得被胁北行，绝食死节。后世称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为三忠，三忠皆死，南宋已亡，与北宋合并计算，共得三百二十年。

编书至此，总算告竣，因作七律一首，作为全书的结束语：

空有中兴名自在，终难恢复恨长埋。

厓山遗憾留千古，沧海桑田剩劫灰。



元宫十四朝逸史



许慕羲 著

第一回

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

层峦重迭，流水弯环，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于群山回巉之中，现出一片平畴旷原。此时乃是四月天气，塞北地方，春色初来，那片平畴，岫屿拱卫，烟云缭绕，虽没有江南地方的桃红柳绿，风景宜人，但是河流萦带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也就倍觉鲜妍了。在这寂静无声、山林沉默的当儿，忽听得马蹄得得，自远而来，其行甚疾。转眼间，便见两骑高头骏马，驮着两个年青力壮、身材魁梧的塞外英雄，直向这不儿罕山的平畴而来。两个少年到了不儿罕山内，见着这片平畴四面都有山峰环抱，河流错杂，更兼正在春天，树木欣欣向荣，草色芊芊铺地，真是别有天地一般。那走在后面年纪略轻的少年，见了这般风景，便唤着前面年纪稍长的少年说道：“哥哥，这地方的山川形势，比到俺们住的阿儿格乃衮山，又要高过数倍了！俺们何不弃了那地方，迁移到这里来居住呢？”那年长的少年听了，随即说道：“朵奔巴延，你的话说的未尝不是，这样的好地方，我心里也很是艳羡！但恐怕已经有了主儿，不能遂我们的心愿了。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恼得跳将起来。他急切之间，也不叫那少年是哥哥了，直呼着他的名字道：“都蛙锁豁儿，你怎么没有志气呢！便是这地方有了主儿，又待如何？放着俺弟兄两人这样的英雄，即使那主儿生得三头六臂，和天神一般厉害，俺也要将这地方夺了过来，扎营居住呢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兄弟，你弄错了，我并不是心中惧怕，不敢要这地方，只因未知这地方究属哪一部的管辖，不能不打听清楚，便冒冒失失地迁来居住。你心内既深爱这地方，我们且向前去，找个人问明这主儿是什么人，方可设法迁移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话，方才平了气性，便和都蛙锁豁儿，各自牵了坐骑。

才出山来，走不到半里路远近，都蛙锁豁儿忽将手中的马鞭指着前面对朵奔巴延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可见那边行人里面有个艳美的美人儿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美人便怎么样？哥哥瞧着心里爱他，莫非要娶他为妻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我已娶有妻房，如何还要这个女子？只因你年已长，还没成就亲事，意欲问明这个女儿，如果没有许字，便说给你作为妻室，岂不很好么？”朵奔巴延正在壮年，巴不得娶个妻房，以免寂寞。听得都蛙锁豁儿要与他说亲，心内自然愿意，便道：“我们和这群人，距离得很远，瞧上去觉着这个女子坐在车中，似乎身材窈窕，很是美丽，不知近看时究竟长得如何。”都蛙锁豁儿笑道：“你要辨别他的妍媸，不好跑上去仔细观看么？”朵奔巴延好色心重，听了这话，果然放开大步，跑向前去。见一丛百姓里面有一辆黑油车儿，车上坐着一个少年女子，丰容盛鬋，杏脸桃腮，端端正正坐在车上，好似天仙下凡一般。果然远看不如近看。朵奔巴延一见这个女子，觉得眼花缭乱，半个身子几乎软化下来，痴痴地立在那里，眼睁睁



地望定那车儿，一声也不响。忽觉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，方才回转身来看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哥哥都蛙锁豁儿，满面含着笑容问道：“如何？这女子可算得美人么？”朵奔巴延也没工夫和人说话，只点了点头，仍旧回身，一眼不眨地瞧着车上的女子。

都蛙锁豁儿见他失神落魄的样子，心内很是好笑，忍不住朗声说道：“你发痴么？光是看着有什么用处，何不上去问明他的姓氏呢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提，方才醒悟转来，暗道：“我真糊涂极了！不问明他的来历，如何可以说亲呢？”便抢上几步，向这群人问道：“你们从哪里而来，欲往何方去？”众人之中走出个老头儿答言道：“俺是豁里刺儿台蔑尔干的一家，本来是巴儿忽真的主儿，迁居在豁里秃马敦地面，因为那地方禁捕貂鼠等物，无以为生，所以带着家属，全伙儿投奔此地。”朵奔巴延又道：“这车上坐的少年女子，是你什么人？”老头儿道：“是我的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又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老头儿听到这里，勃然变色道：“俺与你素不认识，俺行俺的路，你干你的事，两下水米无交，你如何盘问着俺，连俺外孙女的名字都要究问起来，岂非奇事么？”朵奔巴延见老头儿出言责备，心内不禁火冒，正要大声呵斥。都蛙锁豁儿见兄弟举动冒昧，深恐把事情闹决裂了，连忙上前，将朵奔巴延推在一旁，自己趋上前，向老头儿深施一礼，陪笑说道：“老人有休要发怒，刚才我这兄弟，并非怀着歹心前来盘诘行踪。我便是前面阿儿格乃衮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，那个问你来历的便是我的亲兄弟朵奔巴延。我两人在蒙古部落里面，虽没什么了不得，也还小小的有些名气，老人家想必也听人说过的。”那老头儿听到这里，便减去了怒容，换了喜色，说道：“你原来是阿儿格乃衮山的部长都蛙锁豁儿么？俺听得人说，都蛙锁豁儿兄弟两个都是了不得的英雄，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，因此很想一见，不意却在此处会着。”都蛙锁豁儿忙道：“惭愧得很！我兄弟二人年纪尚轻，有什么能耐敢劳老人家称许。但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，还请赐教。”老头儿道：“我名巴尔忽台蔑尔干，生平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唤巴尔忽真豁阿，嫁给了豁里秃马敦地方的官人，生下一个外孙女儿，取名阿兰郭干。俺本来随着女儿女婿在豁里秃马敦一块儿居住，近来那地方忽然发生了禁捕貂鼠等物的禁令，所以携了家眷要在不儿罕山居住，因此前来的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不儿罕山难道没有主人么？”老头儿道：“这山的主人也是有名气的，叫作晒赤伯颜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地方原来属晒赤伯颜该管，倒也罢了。只是你的外孙女儿，可曾许字么？”老头儿道：“尚未许字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我的兄弟朵奔巴延，年纪已长，尚未娶亲。我意欲代兄弟作伐，娶你外孙女为室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？”老头儿听了这话，暗中心道：“俺从豁里秃马敦迁移到这里来，正恐没有照应，要受本地人的欺负，现在把外孙女给了都蛙锁豁儿的兄弟，他是个堂堂部长，又在邻近的地方住着，俺们岂不很有靠傍么？”想到这里，心内很是愿意，但不知外孙女的意下如何。便对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蒙你不弃，愿结姻亲，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但是俺的外孙女，现在车内坐着，待俺去问他一声，免得将来有甚埋怨。”说着就回身到黑油车前，向阿兰郭干说知。此时，朵奔巴延立在一旁，眼睁睁地望着坐在车中的阿兰郭干。阿兰郭干正在盛年，情窦已开，瞧着朵奔巴延身材魁伟，仪表堂堂，他的芳心中也不由得生出一种恋爱。见朵奔巴延向自己呆呆看着，禁不住嫣然一笑，也将一双秋水似的秀眼向朵奔巴延斜溜过来。这一笑不打紧，直把个朵奔巴延弄得神魂无主，全个儿身体软瘫瘫的好像一些气力也没有，几乎倒落地来。两个人正在得趣之时，恰巧老头儿到车前，把都蛙锁豁儿代弟求亲的话，向阿兰郭干说了一遍，问他意下如何。阿兰郭干心内早已愿意。只因当着许多人未便答应，不觉粉脸红晕，呈出一股娇羞之态，低头无语。老头儿